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十九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道古錄

舜好問已矣而又好察好察是矣而所察者又是其極邇之言謂之曰好問則自四岳九官十二牧以至芻蕘工瞽無不好問可知也而未必皆其所好察也唯是街談衖議俚言野語至鄙至俗極淺極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樂聞者而舜獨好察之以故民隱無不聞情偽無不燭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皆曉然洞

徹是民之中所謂善也夫善言即在乎邇言之中則邇言安可以不察乎曰察則不止於問曰好察則不止於好問然則聖人之於邇言善矣夫唯以邇言爲善則凡非非邇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爲不善故以爲惡耳非真如今人所謂妨政蠹民之惡也既知其爲惡則隱而置之不復用既知其爲善則揚而舉之以用其中於民隱惡揚善兩端之執也用中於民聖人無中以民爲中也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居民上而爲天子者哉天之立

君所以爲民舜唯日夜思所以用民之中俾之無有失所欲者安得而不遑遑焉而唯邇言是察也邇言者近言也察言者止於近言何以成智又何以成大智蓋言而曰近則一時之民心即千萬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曰民則一民之中即千萬民之中而天下同一民也大舜無中而以百姓之中爲中大舜無善而以百姓之邇言爲善則大舜無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夫智而至於合天下通古今也其謂小智乎大智乎當自知之矣故曰舜其大

智也與
索隱則智者欲其過行怪則賢者欲過之既隱既怪
自然與世不同自然超出尋常之外天下後世自然
有稱述之者矣故夫子曰吾弗爲以其用心於不必
用之地無益於百姓之日用也日用者中庸也本無
名而又烏用有述爲哉然天下之事非名則誰述無
述則誰爲故君子雖以學道爲事遵道爲功然既無
赫赫之名而能淡然不厭者鮮矣此又不免半途之
廢矣故夫子曰吾弗能已以此自學則不敢厭以此

誨人則不敢倦若賜之願息求之自盡我無是也我唯依乎中庸而巳循吾未發之中執吾不易之庸雖無有一人稱述我者直至於遯世而不我知也我亦不因之自悔而遂廢於半途此則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又曰唯聖者能之意蓋曰必如是而後爲君子之能依於中庸也然而未可以遽責之君子也必也聖人乎所謂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與此精則隱恠不能惑矣非天下之至健不足以與此健則半途不能廢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與此神則出

有人無窺乎太始而能爲天地之先矣此雖至平常至簡易爲百姓之所與能而非聖人則決不可能者故曰唯聖者能之

既說唯聖者能則不必曰中庸不可能蓋唯中庸不可能故非聖人則必不能聖人之能能其所不可能者耳今天下之事凡可以容吾力者人無不竭力以爲之如天下之均爵禄之辭白刃之蹈此皆世間第一等難能之事然以天下之衆而能使之均平若一人以天下之大與之而不屑受此固難矣猶謂所重

者身耳至於白刃之蹈則生死且不顧身亦度外物矣即此三者人皆可能可見天下無不能之人人無不能之事凡稍可致力人爭勉焉則以可能故也若中庸者費矣而隱既已隱則雖神眼不能窺微矣又顯既已顯則雖神力莫能遏其柰之何哉故曰不可能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世人但知百姓與夫婦之不肖不能而豈知聖人之亦不能也哉以故告之曰爾勿謂聖人能是也自我言之聖人所能者夫婦之不肖可

以與能勿下視世間之夫婦爲也此一與字下得甚妙若說夫婦所不能者則雖聖人亦必不能勿高視一切聖人爲也此一雖字下得又甚妙蓋道有至者中庸則道之至也至則決不可以智力勉強而能故說莫能載莫能破上下察等若曰非但聖人所不能也雖天地亦且不能若不極言其至非但夫婦可與能也雖微而鳶魚察而飛躍皆可與能之耳以此觀之彼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極其力之所可能鳶魚類耳夫婦等耳曷足怪哉是又安足道邪

莊生謂塵滓粃糠陶鑄堯舜豈荒唐語邪正與先正
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目相合
聖人言知必言行以見行不離知言行必言知以見
知不離行其同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過而愚者
不及由不明故不行道之不明也我知之賢者過而
不肖者不及由不行故不明知行相須益可知矣然
則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旨實出于此世間一飲一
食莫不皆然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
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

籮之中強作聰明富貴之相以爲此常飯耳貧乞人之食吾安能食務求奇品異味而奇異又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此一種也所謂賢者智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在飯籮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至愚至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煖之夫哉是以中庸之道終莫之行莫之明者以此

聖人以擇中庸而能服膺弗失者爲大賢上士以擇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比之驅人於罟獲陷阱而不知避如禽獸貪夫犯死不顧夫中庸何物也擇而守之則生不知擇而守之則遂自納於死豈非謬與今之不知中庸者衆矣何以不入於阱也予實思之而未得釋氏動以生死恐嚇人曾謂吾聖人亦言生死乎意者夫子十五便志學五十猶學易正謂陷阱在前當思所以急避之邪不如是戒慎恐懼臨深履薄恐此身出不得苦是以比之禽獸比之貪夫比之網罟比之牢獄令人早依於中庸耳矣非不義而言之

太甚也予實不知中庸之可以免死因書之以請教
四方之講道學者

道本不遠於人而遠人以爲道者是故不可以語道
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無道而道外亦無人
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
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
聽其自治是伐之也是欲以彼柯易此柯也雖近而
實遠安能治之安足爲道也邪然其所以不能以人
治人者由其不能推己及人耳故設忠恕中心爲忠

自巳不容巳之實心也如此中心爲恕自巳不容二
之初念也所謂施諸巳而不願則勿以施之於人是
也不願者中心之實也勿施者如心之推也如是則
自能以人治人而不忍執柯以伐之矣忠恕非道也
而可以近道故曰違道不遠夫道者無人無巳何待
於推有推則猶見有巳於道尚遠但須由此進之耳
既能推巳及人以行吾强恕之功則自能以人治人
自妙夫無爲之化然世又有不能推巳及人者則以
不知反巳自責之道耳故夫子曰君子之道丘未能

一歷數子臣弟友而皆曰吾實不能何敢責人爲邪學者既不知平常倫理人實難盡反以聖人爲致謙於是乎明於責人暗於自責身陷於言行相違之失而不自知況乃推己以恕於人邪不知夫子是眞實語是以不敢自足而惟日孳孳不敢放言而唯恐或盡即此是相顧即此是慥慥即此是篤實君子皆自一念反己自責之心爲之也是以中心平恕而自然有可推之地也

既說以人治人則條教禁約皆不必用聖人何以又

說修道之教曰修道便是教以人治人便是修道中庸一書皆教也皆恐人不知道不離人人不離道而欲遠人以爲道於是乎愈修愈遠愈治愈不治故說道不遠人而欲以人治人也然非知道者終不能修道非學以知人者終不可以治人或曰若如此則我與百姓咸相安于無事豈不是至治之世無爲之極垂衣之朝然如何行得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強凌衆暴誰能靜之一日無法則一日不治雖以舜爲君恭己南面坐享無爲亦必有九官十二牧代天之工

今何言治之之易也曰子但知舜有九官十二牧以代天工而不知九官濟濟相讓九官之臣亦無爲也禹掌治水家門不入者三呱呱弗子者其年八而能順水利導不與水爭地行所無事禹無爲矣稷掌敎稼因地之利稷無爲矣契掌五敎敬敷在寬契無爲矣益掌工虞能使草木鳥獸咸若益亦無爲矣獨一皐陶明五刑以弼五敎而曰辟以止辟似不免於殘民者今觀舜之稱陶曰皐陶邁種德措刑不用黎民懷之則皐陶亦何爲之有由此觀之舜之君臣俱熙

俾休享于無爲者獨四凶之誅說者謂其大不及堯則甚有理故夫子以天配堯以君稱舜君則只於有天下而不與天則蕩蕩焉民莫能名矣其爲絶遠實天之與淵然今觀鯀之殛也甚無謂也以禹爲子而又有平水土之大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者也鯀之罪九載績用弗成者也獨不可以其萬世之功原其九載弗成之績乎堯既能從容以聽之於九載舜獨不爲禹念其親非情也然則堯之化遠矣故夫子言篤恭至于聲臭俱無而後爲至而後爲不顯之德而

後可以刑百辟平天下若猶有觳色者存則雖曰不大亦末耳此可以語治人之理矣是故不見而章者在不動而敬者在不言而信者在不賞而勸者在不怒而威者在不顯而儀刑者在不觳不色而化民者自在是謂篤恭而天下平非玄也亦非禪也是吾夫子之言也倘若出自我口入自汝耳則必笑罵叫號目爲玄言禪語不可以垂訓矣曰子所云以人治人似也何舜以下夫子皆不以無爲許之三代以降幾人曉了此旨而亦以治何邪其亦資性有偶合者邪

今之學者終日談學何以不聞談到此也余謂百世無善治千載無眞儒此二語昔人已極談之矣第談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談以是相左孤負聖人學庸諸書耳非絶不談也若漢祖之神聖漢文之明聖直與放動暗合未嘗知學問也即令極意問學者亦安能及之哉是謂天性至到聰明超詣非常遇也曹相國舍中堂以奉葢公九年而齊國安集汲長孺病閤閣不壞一鑪七年而淮陽政清皆天資近道無爲而理非學所加者亦可貴也夫栽培傾覆天必因材而

况於人乎强弱衆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歸不歸必并之衆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雖聖人其能違天乎哉今子乃以强凌衆暴爲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篤所謂拂人之性灾必及其身者尚可以治人邪故誠意貴矣誠意則好惡合天是故不可以不知天誠身要矣誠身則天人一道是故不可以不知人是故大學言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也善明則身自誠而成已成物時措之咸宜無假借也知至則意自誠而好好惡

惡到處皆自慊無造作也是故欲治人者必以知道知人為先不知人而能治人者鮮矣不能治人而能自治者未之有也

古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即見星斗非謬語也夫星斗至高也不待窺牖而可見天下至遠也不待出戶而自知是近之未始不遠遠之未嘗不近也卑之未始不高高之又未嘗不卑也使近而不遠則誠近也何取於近遠而不近則徒遠耳又何貴於遠邪唯其近而又遠遠而即近卑者又高高者即卑此自

邇自卑之論也蓋言其未嘗有遠與邇高與卑也若果有卑高遠邇如四維上下之不可易然則亦四維上下焉耳非所以論於君子之道也故夫子既引詩而復以父母其順乎結之夫吾妻子之樂兄弟之翕本非所以爲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行而至無階而升者一讀詩而可知也而謂父母爲遠必須自兄弟妻子之邇以至之可乎是不通之談也而謂必先和吾之妻子以及吾之兄弟而後求順吾之父母循序以進途遠焉可乎是又不通之論也此

自邇自卑之說也蓋言邇之可遠邇之即遠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記者謂夫子不語神而中庸乃盛言鬼神之德之盛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實體物而不可遺故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駿奔走執豆籩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儼若對越肅若陟降而或見之者焉夫不見不聞至微也而能使天下歷萬古之人自然畏敬奉承拜而禮之祀而祭之則其體物不遺之驗又甚顯也微而又顯顯而實微鬼神之為

德不既盛乎哉故其詩曰神之來也無方既不可以私心圖度而遽以爲有而神之應也如響又自能使人不可以厭斁不敬而遂謂之無然則鬼神信非虛也鬼神信非誣也夫子之語神也如此彼謂其不語者直記者之語耳記曾論者又是何人多出曾子與有子之門人也夫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鬼爲難知故顯詞不足以道鬼此唯曾子得聞之雖有子尚不知其得聞與不何如也而可使其門人弟子聽之哉而可與其不可與語者語之哉則其謂夫子

之不語神也固宜

曰鬼神之道幽遠難明非但有子不得聞即子路亦未之聞也季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不語但告之曰爾且未能事人安能事鬼乎夫當時之所謂人者果孰有過於夫子也正名之告直以夫子爲迂而不聽則其不畏天命狎大人而侮聖言甚矣安在其能事人也不能事人安能事鬼便是直語以事鬼之道非不語之也何也人鬼一道不能事人以故不能事鬼則凡不能事鬼者便是有鬼神而不信其赫然臨之在

上質之在旁也又豈有能事人之理哉然則今之所
謂能事人者事勢也非事人也眞能事人則自能事
鬼矣故唯大聖人爲能事鬼則以大聖人能眞事人
故也今觀夫子之言曰吾若有他妨而不得與祭是
即不祭是即慢神吾不敢也是故祭先先在祭神如
神在凡鄉黨一書所以紀聖人之事神者詳矣雖以
鄉人之儺鄙俚俗惡聖人亦必朝服焉自阼階以臨
之若曰是皆有神明在鄉人所爲禱祀而祈禳者也
敢不敬與唯是祭不欲數數則煩其慢神也滋甚又

不欲瀆瀆則諂其慢神也益甚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唯是春秋二時乃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裳衣而薦時食益敬神也恐煩神也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如魯之郊禘季氏之旅泰山王孫賈之欲媚竈皆諂之也大不敬也神其享之乎故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知禮之本深爲夫子所大是以抑揚言之言泰山之神不可以非分而求本欲求福吾恐其反速之降殃也大不可也又非林放者比也即夫子此言觀之則泰山爲有神乎爲無神乎如其無神祭

之何益如其有神可妄祭邪故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蓋自有天地以來直至今日矣有此天地即有此人鬼有此世界即有此賢聖有此賢聖即有此祀典使其無神則聖人何謂而制此祀典以貽萬世設使一聖人者作聰明以舉之于前後來于聖相繼獨無一人見其不可乎即獻言以辨其爲惑世誣民正所以見其不苟同者何以愈經後王而祀典愈備也今之學者言及鬼神則以爲異端釋老之教小言之則以爲耻大言之則斷以

爲狂然自入仕以來一入公門則必先祭門而後敢入祀土地神而後敢坐不先齋宿於城隍仍爲文以告於城隍之神則不敢遽坐政事堂而聽政則自九卿百執事而下以至郡守邑令諸大小官罔不皆然矣何獨無一人明其不然者毀神像而惜此牲醴之供也不但是也春秋二丁先聖先賢報本反始似矣若夫山川社稷之壇風雲雷雨之壇無祀厲鬼之壇則自上元清明以至初秋霜落冬寒陰氣慘慄之候無不有祭祭又必遍於各里各鄉各村各社不太煩

乎此何義也今之官者雖不敢廢祀然亦故典焉耳非但既灌而後乃不足觀披倚臨祭神亦吐之矣寧獨諸壇即以夫子言語童而習之以取功名富貴而兩廡爲馬糞之巷牌次爲厨庖之版矣藐然不理是尚能事人乎中間有真實愛民者蠲潔牲醴齋戒必明山川鬼神自降之福化災爲祥厲不作殃歲時豐稔民日以寧而是等反笑之以爲拙癡之以爲大認真矣然是等也平居無事則褻慢神而虐民小小疾病細細驚惶即求神問鬼禱祀並作雖淫祠妖魔祀典

不載者亦哀求之萬端也其最信神信鬼者則又與如此等輩不亦可笑之甚與故聖人之祭以受福而世人之祭以致禍則不能事神之故可知已夫唯聖人能事神故其敬之也專夫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何其誕也而聖人以為至祥極瑞筆之於經而不刪若在今人必且吐噦棄之矣帝賚良弼說築唯肖何其誣也而武丁即以為上聖大賢爰立作相而不問若在今人必且交章彈劾而以妖評之矣此無他不知人故也不知人由於不知天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

知天也此非至誠如神者又孰能知之故又曰神以知來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知幽明之故故知鬼神之情狀一實理之自然一眞誠而不可揜也如此非誕也非誣也特心非至誠見滯凡近遂怪之不信執之以爲誕且誣耳矣嗟嗟執無鬼之說者卒爲鬼所揶而不知作無佛之論者因爲婦所譏而後省古今迷人大抵然矣而何足以瀆吾喙

君子所以無願外之念者以其能素位也所以能素位者以其無入而不自得於己也若無自得之益則

見內輕見外重而能不願外者未之有矣既顯外安能素位故君子之心自得焉耳矣今夫貧賤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富貴之位則視富貴又若素有然而行乎富貴之所得行不見其身之從貧賤來也今夫富貴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貧賤之位則視貧賤又若素有然而行乎貧賤之所宜行初不見其身之從富貴來也以至患難夷狄莫不皆然平居無事初不知有患難也卒然而立於患難之地則患難與居若素患難然不以爲異也素居中國初不識有夷狄

也卒然而入於夷狄之鄉則夷狄與同若素夷狄然初不知其爲中國人也夫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位也而視之若素則易位而安而自無願外之想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外也而外者不入則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苟自得又何往而不可哉居上居下處已處人皆可知矣曰昔人謂於陰者百代之過客又謂人生如寄爹爹何爲此莊生之所以稱達也今夫子言素位則步步皆實際似與莊生等所見不同余謂前聖後賢皆重在自得

上其自得同則所言自無不同者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强好勝之私耳非孔子莊子本旨也今觀夫子視富貴如浮雲寧獨傳舍莊生魚樂於濠梁之上貧賤若曳尾之龜其爲素位亦已極矣扶杖逍遥與逍遥御風何殊百代過客乎觀人間世以應帝王步步皆實詎寧獨吾夫子教人素位哉故學者須得聖賢自得之益苟自得縱不同亦何妨也

哀公一小國之君也兼是昏弱太甚之君不足與言

矣就使有問當對亦豈無別方便接引之語而即告之以九經語之以誠明九經則自修身尊賢親親而推之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誠明則詳之以博學審問知天知人以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弗得弗措焉此皆聖人平天下之事功夫豈哀公之所能辨也余謂夫子非告哀公也所以告諸弟子也正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特因哀公之問而遂發之耳縱春秋之天下無一人能知而行萬世之天下終無有一人能知而行之者耶則夫子之教在也今觀

大學一書所言平天下之道備矣是皆自問自答自唱自和雖弟子亦不待其問而遂自言之況因君有問猶謂發之有端夫子安能以已也耶大抵聖人之人千萬世合爲一人之人也故不在天下則在萬世非世人一人之人所可比也既不得而比而又烏得而知之哉大學言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余謂吾夫子欲明明明德於萬世

盡性之道唯至誠能之盡性盡則洞徹到底不留一塵矣故曰盡性性盡則人性亦盡物性亦盡何也人

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為能盡其性也性盡則化育在我參贊自我何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為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自我乎位萬物自我乎育嗚呼至矣非虛言也

夫至誠則無事矣未至於誠必有物以蔽之蔽則不亮而未免於自欺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此大學所以言格物也誠之未至必有物以遏之遏則不直而不能以通流故必致曲通礙而後誠至此中庸所

以言致曲也致曲則疎暢直達誠自在矣誠則形不可遏也形則著自日章也著則明遂光顯也然形則猶滯於象滯則尚未活動著則猶著於影著則尚未變通明則尚疑有光景景則迹未融而誠尚在非化也化則乃可以言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存政舉故人道敏政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是故必敬大臣也必體羣臣也必知尊賢也知尊賢則自然知其孰爲大臣而當敬孰爲羣臣而當體矣等殺有不了然乎然何以知其爲賢也蓋取人之本在身

又必先修身以爲取人之本焉身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天下所共由之五達道也道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吾身三達德之仁也而仁又非他反而求之即此人是已故曰仁者人也是故欲修身者不可以不知人而仁之發莫大於親親有人則有義而義之用莫大於尊賢則修身即爲仁尊賢即爲義矣原非在外也有人必有禮而禮之施則尊親有序親賢有秩亦非在外也夫仁即此人則君子固不可以不知人而出之爲義生之爲禮義實天之制禮實天之經則君子

尤不可以不知天矣既知人又知天則身修而取人之本豫矣修身則能順親可知也取人則能尊賢而敬大臣體羣臣又可知也由是而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以爲政於天下有不易易乎哉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者人義與禮者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也故知天知人則身修而自能取人嗚呼盡矣下文天道人道皆説知天知人以修身事故詳言之益不患其不能爲政而患其不能取人不患其不能取人而患

其不能修身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而天道則不勉不思而從容自中所謂誠者也思知天又不可以不知人而人道則必詳擇此不勉不思從容自中之善而固執之不敢失所謂誠之者也故誠者其道自然是謂至善是以謂之天也誠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謂擇善是以謂之人也故道以誠爲至而學以思誠爲功天固未始不爲人人亦未始不爲天則我爲誠之亦爲誠者而修身之事畢矣豈別有脩之之功哉我自有天而我

自知之耳我自有人而我自知之耳一誠焉已矣一善焉已矣故中間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指此誠也指此善也善即誠而誠即善一實理而無以尚自其眞實不虛曰誠自其物莫能尚曰善又一也故次言明善誠身終言擇善固執明則待於擇擇則無不明然善又如何擇下文博學五句正所以擇善而誠之之事也自今觀之夫子每教人博文矣雖顏子亦每從事於斯矣但學者但知徒博而不知反約唯顏子能知夫子之善誘即於博文之中而擇乎中庸遂得一

善云耳益謂之曰博學則自朝至夕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味身之所遊足之所履手之所持一切五倫交接酬應何莫而非學也何莫非學則何莫非文無往非文則無往非博矣故曰博文然博矣而約者何在詳矣而至一者何在吾又於何而擇之而執之哉不就明師良友而審問焉不可也問而曰審則非汎問可知矣既問既審而得夫疑信相參之機則退而思之方為有地然思又不可以不慎也不慎則遠思是謂外馳非通微之思也不慎則苦思是謂

勞志非無思之旨也必慎思之而得其所以憧憧往來者然後辨而明之以就正于有道亦庶幾達其所謂不思不勉焉者矣是反約之功明善之學也而能篤而行之者誰歟或日一至或月一至不啻足矣故又曰篤行之生知者一而學知者以百能之而不讓生知者十而困知者以千能之而不辭必得乃已弗得弗措果能如是篤行雖愚必明況非愚邪雖柔必強況非柔邪故必篤行此審問慎思明辨之功務得一善焉乃已尤爲擇善誠之者之最要切處故以篤

行終焉此唯顏子能之若由賜之徒非不由審問慎思明辨以恍惚其所謂一者而篤行之弗力是以不能期月守不能拳拳服膺而弗失非不能服膺之罪也未見其的然有可守之實而遂自以爲足之罪也非不能期月守之罪也未得而自以爲得而不肯篤實而力行之以求其實得之罪也實得則誠矣誠者實之之謂也既實得又烏用守若又有待於守有待於固執焉非實得也即此不誠甚矣非誠也非天道也若夫博文之旨則民咸用之百姓與能之愚夫愚婦

共由之矣夫誰不學夫誰能離之而不博
無德而作禮樂愚而好自用也無位而作禮樂賤而
好自專也有德矣有位矣而不當時而作禮樂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也夫自用也自專也生今而反古
也如是而災不及其身者未之有也夫議禮制度考
文此王者之禮樂而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之所作
也若非此等天子而欲議禮制度考文以與禮樂得
乎試觀天下之今日時王之制作尚在庶民之信從
未改故車則同軌無敢制度者書則同文無敢考文

者行則同倫無敢制禮者是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先在德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又在位也有德有位而不當時則夏殷是已今之所用者周禮吾不從周而誰從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尤在時也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有此三重而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則無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之失災不及身而過可寡矣故又覆言之曰上焉者有德有位而不當時是無徵也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三重缺其一是以不可下焉者有德而無位與時是不尊也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二尤不可矣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又信且從有其位當其時也如此則三重在我寧獨可以寡過乎哉將見考三王而不謬雖三王不能違時也建天地而不悖雖天地不能違時也以質鬼神則鬼神不疑吾不能違時之論也以俟百世則百世聖人不惑吾不能違時之言也然則時乎時乎固聖王之所獨重矣以夫子之聖而不當時又安能已吾

夫子又安能已於反覆而言之詳也與哉雖然若夫子者又豈時位之所能限也使時位而可以限夫子則夫子亦與千古帝王百世聖人等耳烏在其爲賢於堯舜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乎故夫子亦自知之於夫子亦自言之若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夫學以知天知人也則萬古同一天萬古同一人是謂萬世一時天且弗敢違之矣而何時之待乎是謂萬世爲土人人胥載之矣而何位之有乎是故唯無動也動即世爲天下道而

豈直當世唯無言也言即世爲天下法而豈直當世唯無行也行即世爲天下則而豈直當世近而千百年服之無斁而厭者誰遠而萬億載望即興師而欲從末由不心服者又是誰此可以見夫子之無時不然矣此可見時之不能違吾夫子矣夫子雖以此稱君子其實蓋自謂也彼君子者又烏能然以今觀夫子其果世爲天下道世爲天下法與則否也夫子之言眞若合符契矣故復引詩以自明

夫君子安能不從時也必也至聖乎至聖則聰明睿

智已具雖未嘗臨民而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等咸具雖未嘗容物而自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也蓋淵之爲溥博淵泉之德而時出之爲莫不說莫不敬莫不信之施時在聖人不過以時出之而已又何時之不待也況有位與否乎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血氣含生之屬莫不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故曰配天以今觀吾夫子夫孰不尊夫孰不親從今以後以至萬億年載其尊且親但見其

有加而不替矣豈若當時之王見在則尊過則已見在則親過則已者所可比邪又豈能以一人之身合中國蠻貊盡舟車人力之所至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所墜乎則夫子之澤遠矣廣矣夫子之言至是又若符契矣故稱之曰至聖焉吾以謂千古可以語至聖者夫子也夫子雖以推之至聖其實蓋自許云

夫子之意曰令天下萬世皆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無可疑也然欲其能眞知其所以可尊可親者則

未也何也以人至於至聖則實未易知也何也至聖者至誠者也故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經大經一仁也人但見肫肫其仁焉耳初何嘗倚於仁也立大本一淵也人但見淵淵其淵焉耳初何嘗倚於淵也知化育一天也又但見浩浩其天焉耳初何嘗倚於天也是之謂至誠之眞經綸眞立本眞知化矣知化則本自立本立則綸自經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此也蓋唯至誠乃能知天下之至聖也唯至聖

乃能知天下之至誠也則必有夫子而後能知夫子
也又何疑哉夫子在當時雖由之強夫子每對之而
嘆曰知德者鮮雖賜之賴夫子必對之而嘆曰莫我
知也夫獨一回而不幸短命則夫子已不見知於當
時矣况萬世與雖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母敬而
事之以爲萬世之宗師夫子弗善也夫子弗樂也夫
子弗享也嗚呼此固夫子之所以爲至聖也
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甚是也夫使禮而不出於和
則爲強世非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矣曷足貴與又

爲在其爲美也唯其和所以民咸用之萬世同之自無不可行之理耳彼或有窒礙而不可行者非和之罪也不知和之罪也今若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是以亦不可行如此則和反不如禮和又不足爲美而可貴矣何也必待禮以節之故也和而尚須禮幇助然後能中節而成和則宜曰和之用禮爲貴可也而何以獨貴和吾故曰此非有子之言也有子弟子之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非愛羊也傷時君之廢禮也

夫子不欲去告朔之餼羊非不愛羊也冀時君之能復禮也全賴聖賢相與發明而筆之於書使天下知告朔之禮不當廢又知告朔之禮所當復此春秋旨也吾因是而知聖賢愛禮之深也今若徒泥夫子之言以謂賜也但知愛羊而不愛禮則聖賢之意荒矣

夫子語太師之知樂全是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邪曰此正所謂樂之可知者也故曰樂其可知也夫始作而翕如縱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其所不可知

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吾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而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所不可知者也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可知古之聖人語勤儉莫有過者矣今觀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夫以帝臣之重跋涉九州隨山刊木即大而乘車小而乘馬無不可者乃水行則以木爲舟陸行則以

木爲履下山則前高後低上山則前低後高注言其手足胼胝不辭勞苦史稱其肢體焦枯卒受風寒暑濕之患終葬會稽之山則當時稱禹者固以儉而所以病禹者亦謂其過於儉而不可以垂訓也故夫子獨以無間然稱之其意若曰如禹之儉勤吾實無間然矣無無間然言其無間隙之可議也而敢以議禹是何心哉故重言無間然以深釋之夫菲飲食是其儉也而致孝鬼神則祭祀極其豐潔不儉也惡衣服是其儉也而致美黻冕則祭服極其潔精不儉也卑宮

室是其儉也而盡力溝洫則一財一力皆爲民費無一毫而不用之於民者不儉也夫舍己之飲食衣服宮室凡所以奉身者無不薄而唯知神之與民也如此是尚可以儉病之哉故再言吾無閒然以深美之禹之學後傳而爲墨翟則于夫子同時于時天下並重之故其稱曰孔墨孔子稱禹而於墨翟之儉不敢闢以爲非益信其傳之有自也今墨子之書具在有能取其書讀之而得其所以非樂之意則經綸之術備焉斷斷乎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也雖作用手段

各各不同然但可以致太平亦何必拘一律哉孟氏以無父闢之過矣是闢禹也禹過門不入者三是無父之甚者何不闢乎

人與禽獸全然不同孟子何以但言幾希曰禽獸雖殊類然亦有良知亦有良能亦知貪生亦知畏死亦知怕怖刑法何嘗有一點與人不同只是全不知廉耻爲可恨耳若人則必有羞惡之心是其稍稍不同於禽獸者賴有此耳非幾希而何所賴者正以有此幾希之異故可以自別於禽獸而所患者又以所異

不過只於幾希亦容易遂入於禽獸也是以庶民不知幾希之可懼而遂去之以入於禽獸之中而唯君子知此幾希之有賴毋兢惕以存之而遂自異於禽獸之倫焉故言幾希正以見其大可畏而又有大可喜者在焉耳若舜也禹也湯也文武也周公孔子也皆所以存此幾希者所謂君子也豈其初眞有異於禽獸哉亦曰存之而已存之者初無難事異之者不過幾希而其究也一爲聖賢一爲禽獸天淵懸矣嗚呼訶不存與若我則私淑夫子之道者也其亦卒免

於禽獸之歸哉此孟子志也

李溫陵集卷十九

李溫陵集卷之二十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四言長篇

讀書樂

曹公云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清遠閒曠一老子耶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稀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稀猶能細書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

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脉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艷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

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一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弃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

乍聞此言若惘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
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究
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獨不朽
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鶴歌哭相從其樂無窮
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百歲榮華曰天萬世永賴曰壽

解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累潦潦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眞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列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

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盛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姝一瞿曇花開于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堵前

塔高高未出雲褰裳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鼓荒
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
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
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
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
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
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

筆禿鋒鋩必指柔龍蛇在宛然一青生可笑亦可愛
且將未效身暫作不效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
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
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塞上行人恐
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
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
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眞良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

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卻爲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㕧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腳踏倒須彌抛散

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吃諸人四大出天無底地無蓋好箇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游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卻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翻成惡意喫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益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盱江平生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
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弃之
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
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
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
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眞終自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閒逸人來此共閑閑

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悲白門追隨後萬里老適南
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莊飾世儒樂苟安
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太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
緩言微風入疾言暴叔射麤言穢俚語無不可思繹
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
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多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來

鄭樓

谷口鄭子眞棲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雜髮

空潭一老醜雜髮便爲僧願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眞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禄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消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貴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夜

其二

不飲又不醉于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弃汝我如形影今朝惟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背汝亦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親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有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雁 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羸疏遨遊四海兼圖升斗以贍俯仰遐尺寸以至高尊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濶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空過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空虛轉顛躓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

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内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孤鴻向北征夜半猶哀鳴哀鳴何所爲欲我如鴻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鴈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聞冀北音鴻飛如我待鼓翼向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閩有憶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溥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啖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許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牀挂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其二

河內著碑銘瞿塘流頌聲百年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三

四隣簫管沸大都爲歲除君看五馬貴尚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荒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䄠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離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難走潞河欲尋舊交予慰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弃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眞定劉晉川先生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此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遥晨夫歎倒極兩立逆星軺

其三

細問公來者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静者哀一步一回遶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其六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宗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 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其二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忪忪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豪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長守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千聲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

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與人東行兩家並生才子自然

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維明與公並稱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秖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眞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惟瞻太白樓

其二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蔛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歲歲年年但寄書艸莽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辨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二

坪上無花有酒錢謾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三

身在他鄉不望鄉閑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卽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樸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閒闢

閑闢正爾爲叅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
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眞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
性頓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將扶病
去來書已是絕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即天涯何當存我先歸
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忽卻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
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
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破亾
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識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
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眞意
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送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鄉明日桑間橫渡
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秖覺音聲
別不審身真到白登

贈兩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蔑秦關歸去
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條已參天舊時年少惟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云通古道人今惟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差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秪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惟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郤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

却寄

一廻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卻羨婆須蜜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遥聞高論郤潛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即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
富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
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
來孤雲埜鶴在山寺

其二

憶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
至鬢真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
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同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
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閑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君又
去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山人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即今欲上黃梅
路誰把十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于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
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計二百單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節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與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向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
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疏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廣里到周子竹園

竹從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爲對客把酒好論文
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群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遲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
徙倚窺馴鹿聞呼過短墻沈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璨陽樓晚眺得碁字

不是璨陽客何來席上碁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

水底魚龍醒花間烏鵲饑眼看春又半雖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冰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

一杯臨老客三度隔墻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爲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

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
三杯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辭醉尊前有老明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旣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
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輝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
居然閏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爲交深
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聽聽者或別有知音

閑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
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荊坐憑君說兩三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温
入賤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正爾逢春日到來雨足尊倫生長作客偕臘始開門

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煙重天空歲月閒

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其二

凭高一灑不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

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其三

中丞綏定後携我共登臨所喜聞謡俗非干懷壯心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訪麥中夫攝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巔試問山中樂何如郈外泉陰陰籐挂樹隱隱日為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薜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為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求羊多
煮茗還玄理焚香去染痾宗侯非曠蕩若意在烟蘿

望東平有感

我來齊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
夭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惟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點兵
倭夷兩歩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世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子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春風吹細草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上頭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疏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

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别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雕鶚絶塞將軍發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至尊

君恩雲中今有眞頗牧安得移來覲

曉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紫

[illegible]戍共說非熊灣環出水馬蹄溉田復穿雲月露甑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鶴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〻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

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袁小脩韻

無端滯落此江濆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况在何妨老干倍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濤不是私憂者羊祜寧知非算無天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終輸吳當時二士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沈江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群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爲讐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迸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主田家有酒爲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黃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冥靈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
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
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眞堪
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惟伯仲百年想像見
嬰孩儼然欲下明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